

家门口的国宝展——讲述《石鼓文》与天一阁的渊源

记者 陈青 通讯员 王伊婧 乌莹君

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联合举办的《石鼓墨影——明清以来〈石鼓文〉善拓及名家临作展》正在天一阁博物馆展出,各种版本摹刻精良的《石鼓文》善拓及吴昌硕、翁同龢等名家临作让人大饱眼福,不少珍贵的拓本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江苏等地。114件展品中有15件来自天一阁,大部分展品有一个共同的源头,即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。春节期间,此重量级展览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参观者。而对宁波市民来说,家门口即可看到国宝,且又值阮元重摹天一阁藏北宋拓《石鼓文》220周年,展览因此又有了特别的意义。

去年12月3日,央视开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《国家宝藏》,故宫博物院从馆藏180余万件文物中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件,其中一件便是石鼓,守护人梁家辉称它为“命最硬的石头”。那么这件貌不扬的石鼓有着怎样的身世?它和天一阁有着怎样的渊源呢?

唐贞观年间,沉寂1000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(今陕西宝鸡市石鼓山)被发现,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,圆顶平底,每面不很规则,其形制大致相近。因为石形如鼓,故谓之“石鼓”,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“石鼓文”。

石鼓文的发现一时震惊朝野,唐初的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人,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,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“古妙”。其他文人雅士听闻消息,也争相为其作诗

自出土后,《石鼓文》便成为后代学者研究的对象。在文字学、书法学、历史、文学等各个领域,引起高度关注。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复兴,《石鼓文》研究几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。于是,作为研究最为基础的版本更凸显其重要性。哪个版本传拓最早?哪个版本保留文字最多?成为学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史料记载,石鼓文在唐代已有拓本,质量较高,但没有流传下来。之后北宋拓本成为珍本,北宋欧阳修编撰《集古录》时,所依据的版本已仅存465字。明代钦定天一阁曾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,有462字。至清代,宋拓本《石鼓文》几乎无存,这便使天一阁藏本成为当时唯一的精善本。

天一阁博物馆研究人员刘晓峰认为,宋拓《石鼓文》可视为天一阁收藏史上最为重要的藏品之一。“它不仅仅是一件单纯的藏品,在后人不断地翻刻、考据中,已成为

天一阁旧藏北宋《石鼓文》拓本,毁于太平天国战火。至今日,天一阁的《石鼓文》收藏亦可谓丰富。除了《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〈石鼓文〉拓本》,此次还展出了馆藏《傅山小楷〈石鼓文〉考册》、翁同龢通临《石鼓文》册以及多件吴昌硕书《石鼓文》书法作品。如此众多的书法名家,围绕《石鼓文》进行创作,正体现了其被认为集大篆之成、开小篆之先河、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。《石鼓文》书法作品多取长方形,体势整肃,端庄凝重,笔力稳健,石与形、诗与字浑然一体,充满古朴雄浑之美,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,唐张怀瓘《书断》、宋《宣和书谱》等均有记载。

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篆隶草均擅,以篆书最负盛名,其篆书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、赵之谦、吴大澂等人影响,经年临习《石鼓文》后融会贯通,被称为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。吴昌硕曾言:“余学篆,好临石鼓,数十载从事于此,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。”本次展览以吴昌硕作品最多。

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存世较多,常见者多为临某一鼓,或节临数字,或以石鼓文篆联。篆屏无数,颇多作品署款有“集天一阁藏北宋石鼓字”之语。通临十面石鼓全文者,非常罕见。展品中吴昌硕通临《石鼓文》十条屏,是他自己画出鼓形,再按鼓形和石鼓的位置,把石鼓文摹上去,石鼓之线条苍莽老辣,朱笔释文,蓝笔标注各本异同,王个簃先生

石鼓文是石刻文字之祖



①吴昌硕通临《石鼓文》十条屏之一。②清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《石鼓文》拓本。③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图书馆等地专家参加研讨会。(记者 周建平 摄)

阮元重摹“天一阁本”

石鼓文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。只要提及石鼓文研究,无论是版本、内容还是音训,都必然会提及天一阁本,直至今日仍然如此。”

提到天一阁本《石鼓文》,必须说一说阮元(1764年—1849年),他是著作家、刊刻家、思想家,在经史、数学、天算、舆地、编纂、金石、校勘等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。阮元对天一阁本《石鼓文》的贡献,重点体现在其两次摹刻活动上,后人称之为“杭州府学本”和“扬州府学本”。

嘉庆二年(1797年),任浙江学政的阮元重摹“天一阁本”,在此次展出的《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〈石鼓文〉拓本》中可见。首篇“吾车”鼓前即以隶书题刻“仪征阮氏重模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”。后记中写道:“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,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

雪斋北宋本为最古,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,尚未精善,元于嘉庆二年夏,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,推究字体,摹拟书意。属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馀,命海盐吴厚生刻之……刻既成,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,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,有所法焉。”

从题跋中可知,在阮元重摹之前,张燕昌曾经摹刻。刘晓峰说,张燕昌摹刻的时间可见钱大昕《天一阁碑目序》记载:“今年予复至鄞,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……”张燕昌号芑堂,文中“今年”是指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。而阮元的第一次摹刻,正是在张燕昌摹刻十年之后。

刘晓峰说,第二次摹刻在嘉庆十二年(1807年),当时阮元任浙江巡抚。摹刻成后,嵌置于扬州府学

写赋,诗人韦应物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韩愈都作有《石鼓歌》。

石鼓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。唐宪宗时,石鼓存凤翔的夫子庙。五代战乱中,石鼓散失于民间,此后几经聚散,历尽沧桑。北宋时石鼓移置凤翔府学,但已遗失一鼓。宋皇佑四年(1052年),向传师在民间访得已被民人凿成米臼的“作原”鼓。宋大观年间,十鼓迁至汴京(今开封)。金兵破汴京后将石鼓掠走,运往燕京(今北京)。元代又将石鼓安放于孔庙大成殿门外,分左右两壁排开,此后明清两代均依此存放。抗日战争期间,石鼓随故宫国宝迁徙内地,辗转了大半个中国,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,1956年起在故宫博物院展出。

每面石鼓上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,计718字,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,故又称“猎碣”。每面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,即“吾车”“汧谿”“田车”“蛮车”“霈雨”“作原”“而师”“马荐”“吾水”“吴人”。它们是中国现存最早、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,堪称石刻文字之祖,被康有为誉为“中国第一古物”。

唐代至北宋,皆认定石鼓文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,南宋郑樵在《石鼓音序》中肯定地说“观此十篇,皆是秦篆”“石鼓固秦文也”。晚清民国以来,更多的学界大师加入石鼓文研究的行列中,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马衡、郭沫若……虽然直至今天,石鼓文的年代仍无定论,但其中宁波人马衡的“秦穆公说”影响较为深远。

明伦堂壁间并撰《杭州、扬州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跋》,此跋前半部分与杭州阮摹《石鼓文》基本一样,后半部分则不同:“……十二年,又摹刻十石,置之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,并拓二本为册,审玩之。”以杭州本为最精,扬州之本少逊也。”

“这两次摹刻,在清代金石圈中影响巨大。其后,徐渭仁、杨守敬、盛昱、吴大澂、刘心源等十几位金石大家,或再次翻刻,或以此为底本,使天一阁本在清代石鼓文研究中一枝独秀。”刘晓峰说,一生金石成就无数的阮元,在他后来带有总结性的《金石十事记》中提到:“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,余摹刻为二,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,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,事之五也。”足见其对此事的看重。其实,在阮元的金石大事记中,与天一阁密切相关的还有摹刻“四明本华山碑”。十件金石事终,与天一阁相关的占据五分之一,亦可说明天一阁昔日碑帖收藏的重要地位。

多见,开幕式上,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朵云轩、西泠印社、天一阁博物馆的专家,还对石鼓文学的历史传承、金石拓本做了专业性、系统性的介绍与研讨。新出版的《石鼓墨影——明清以来〈石鼓文〉善拓及名家临作摺存》,汇集了国内非常重要的石鼓文善本资料,为研究古文字的演变和复原提供了便利。这既是一次高规格的石鼓文字展示,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石鼓文文献研讨,将在中国“石鼓文化”研究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。

识“石鼓文”三个字,但是这三个字在东周时期也是这么写吗?它又是怎么演变而来的?它以前的意思是否和今天一样呢?回答这一系列问题,就会看到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。它在努力回答着永恒的话题:我是谁?从哪来?到哪儿去?面对此展览,这种感受似乎更为强烈。

今年春节期间,博物馆爆棚是一大热门话题。刘晓峰认为,此次展览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,还有一重“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意义。只有“让文物活起来”,让观众看到文物,才能亲身感受到千百年前的文化气息,从而使更多人在欣赏思考中,在和朋友、家人的交流中,再次感受中华文化的伟大与魅力。如此,才可以更好地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。(陈青)

本报记者 姬联锋

你要留守的这座宅子中
一定有千年古树
能镇魂
空气卷着书香
青苔长得像草原
……

2017年11月26日,宁波市首届朗读大赛颁奖典礼在宁波电视台举行。“木山子今”组合朗读的《天一生水,我们生情》,用充满诗意的语言,结合舞蹈、视频,串联了和天一阁有关的几段往事,让现场观众领略了一种古朴淡雅的知性美。通过大赛评审团评选,“木山子今”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“最佳年度朗读者”殊荣。

在之前的决赛中,木山和子今朗读的《梦雨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。两位穿着古代裙装的仙子一般的姑娘,婷婷袅袅,轻移莲步,在天一阁状元厅前的舞台上为大家朗读,现场一度出现了小小的骚动,很多人挤到舞台跟前去看。一个朗读者:“我入梦了,一个摇曳的身影,晃晃荡荡,扰乱了浮在水面上的文字。只记得子今要扮演花如笪,留守范宅。”另一个回应说:“我明明记得,我已安稳地睡去,但此时,灵魂出窍般地置身其中,天一阁,记忆的声音在天空回荡。”

在两场重要的朗读比赛中,木山和子今都以天一阁为主题,这并非巧合,而是她们早就喜欢上了天一阁,并且早就为天一阁写下了诗作。那是2016年3月27日,木山和子今游览了天一阁,拍了很多唯美的照片,也写下了很有感触的诗作,发表在她们的公众号上。去年的朗读大赛,她们把之前写的诗作又进行了改编。

看似充满江南女孩气质的木山,其实家在哈尔滨,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,才第一次来到南方,她被宁波的小桥流水深深吸引。“宁波没有北上广深的拥堵嘈杂,也不似有些地区的慵懒,可闲适可创造,拥有蓬勃向上的生机,其中夹杂着些许诗意。”这是木山对宁波这座城市的感受。于是她决定在宁波定居,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,后来又进了一家企业做行政工作。工作之余,木山细心体味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诗意,一朵花的绽放,一片叶的掉落,对她而言都是富有灵性和诗意的。为了表达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各种美,木山开始经常写诗。

2012年来到宁波实习的木山,大学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,工作后的她常会在一些活动中担任主持人。后来,她结识了子今,两人加了微信好友后,子今把木山的微信朋友圈翻了一遍,心里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两人经常发短信聊天,慢慢就熟了。她们相知相知,于是有了木山子今组合。组合的名字源自她们的姓,她们俩一个姓李,一个姓岑。

子今是舟山人,从小喜欢艺术。14岁那年,她考取浙江艺术学院学习戏曲,当同龄人还在埋头于书山题海奋斗的时候,她跟着老师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,挥枪、舞扇,唱、念、坐、打样样俱练。在毕业大戏上,子今演了回将军的女儿,赢得满堂喝彩。戏曲让她站上了舞台,然而真正站上舞台后,她又不甘于此,心里渴望另外一种生活。毕业不到一年,她就开始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,在杭州的酒吧当了一名驻唱歌手。4年后的2011年,她来到宁波。“在杭州时,听朋友说宁波有家酒吧很好玩,音乐氛围很好,就来了。”就这样,子今成了宁波的酒吧驻唱歌手。

子今最喜欢的歌手是王菲和燕池,她喜欢她们纯粹的嗓音。木山笑着说。



木山(左)和子今。(王玉溪 摄)

希望把生活过成诗的样子

音。她追求慢生活,有时候,她一手盘着深棕色中带点透亮的金刚菩提子,一手将滚烫的热水缓缓注入杯中,慢慢品茶,静静地度过一个下午。很多人说她“怪”,她却不以为然,直到遇见了木山,她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

“现在的生活节奏特别快,我们能感受到积极、快乐,但很难感受到美。什么是美?是一种优雅,一种慢慢品味生活的状态。所谓精致的生活,实际上是一种慢的美学生活。”木山的这段话让子今深有感触。在追求美学生活的道路上,她们相遇了。

在木山的影响下,子今开始尝试写诗,起初偶尔写两首,后来灵感来了便再也收不住手了。为了记录生活的片段,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美学生活的想法,两人在2016年3月开设了名为“木山子今”的公众号,将所见、所闻、所悟、所感,全部杂糅进文章分享给大家。原本只是抱着分享心态的她们发现,身边的朋友居然逐渐受到了影响,生活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有不少网友给她们留言,还与她们吟诗对诗,她们因此结识了很多新朋友。公众号开通第一年,木山和子今发表了百余首诗歌,出版了一本叫《她们天生长了诗人的眉目》的诗集,去了一些未曾去过的地方,也参与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活动。

去年9月8日,木山和子今在三联书店·筑践生活小剧场进行了一场主题为“生活,多美啊”的美学生活诗歌分享会。木山在分享会上说,她们也没想到,这个公众号会越做越认真,越做收获越多。“我们一路发现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,分享了自己的原创音乐、诗歌和图片,还有一路看过的风景,遇到的人。虽然元素很多,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,那就是美。希望我们能把生活过成诗的样子。”这是木山的开场白,随后子今为大家演唱了一首《往日时光》。两人还朗读了原创诗歌《这是我所在的年代》,这首诗倒是颇有沧桑感,里面有她们对浮躁生活的反思。

“之前不理解为何会有诗人,自己写着写着发现,诗歌的世界天大地大,里面真的是波澜壮阔。之前觉得宁波没有太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慢慢地发现,写诗的人很多,有这种心境和心态的人也很多。希望有一天它会成为一种力量。”采访的最后,木山笑着说。